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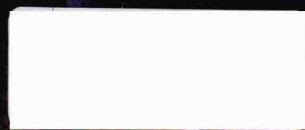
北纬
30
度

莽荒诡境

II

通向未知文明的探险之旅！

无意归
著





莽荒诡境



无意归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莽荒诡境.Ⅱ/无意归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682-3628-7

I.①莽… II.①无…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4252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 68914775(总编室)
(010) 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8

字 数/225千字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责任编辑/高 坤

文案编辑/高 坤

责任校对/周瑞红

责任印制/马振武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一

“刘大当家你说，冷长官两个时辰能赶回来吗？”坐在一棵足有三人合围粗的大树底下，林从熙从森林里寻了些野果回来，分与王微奕、刘开山等人一起分享，边吃边问。

刘开山似乎藏有沉沉的心事，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对林从熙的问题置若罔闻。

林从熙讨了个没趣，转向王微奕：“王教授，你知道冷长官的过去吗？”

王微奕先前重新接收了一次水晶球的“催眠”，精神好了许多，答道：“略知一二。”

卜开乔也来了兴趣：“他为什么老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呢，是他不会笑吗？”

王微奕叹息了一声：“说起来，冷长官可是个受尽磨难的人……”

没有人知道冷寒铁的确切身世，只知道他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时尚是个十几岁的少年，衣衫褴褛，神情冷漠，似乎经历过巨大的变故，使得他的心境过早地沧桑老化。他当时所踏临的是西北的某个小镇，镇上民风彪悍，极为好斗。有混混见到陌生人，前去挑衅，却被冷寒铁三两下打得抱头乱窜而去。混混不服，纠结了十余人持棍拿棒地前去报仇，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成为他们后半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冷寒铁赤手空拳应对十余名混混的棒棍交加，却依然毫无惧色。他全身上下浑如钢铁铸就，一双拳头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而他凌厉的杀机让每一个混混事后

回想起来骨子深处都忍不住涌出一股战栗。

“他就是个魔鬼，天生的杀人恶魔。”领头的混混不止一次在醉后如此哭泣道，全身颤抖不已。无人会去嘲笑他。因为能够活着从冷寒铁的铁拳下走出来的，只有寥寥数人。那都是识时务且腿脚伶俐的人，其余的人全都折损在冷寒铁的铁拳之下，一个个不是头破血流，就是肋骨寸裂。他们所带去的棍棒则像火柴一般地被冷寒铁轻易折断，丢弃在地，或者插入混混们的腹中。整个打斗只持续了一盏茶的时间。冷寒铁毫发无损，混混们却死伤一地。那一幕打斗的场景震慑住了小镇上的所有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镇上的居民无人敢再招惹陌生人，哪怕对方只是一个黄发稚童，镇上的武斗之风也渐渐消散。

冷寒铁在小镇上大开杀戒，自然引起了当局震动。当地县长派了五十余名军警前去缉捕冷寒铁，然而冷寒铁却神出鬼没。军警们将小镇闹得鸡飞狗跳，却根本抓捕不到冷寒铁。无奈之下，县长接受了属下的一个建议，四处贴出告示，说是抓到杀人凶手（冷寒铁）的父母，如果凶手不主动投案的话，将拿他的父母来顶罪。

这本是一个病急乱投医的计策，却成功地招引来了冷寒铁。当他走进县府大院时，整个大院都震动了。那些军警一个个如临大敌，握着枪，手却在打战，仿佛被包围的是他们。冷寒铁面无表情，眼睛里却闪烁着灼热的光芒。这光芒就像一把熊熊烈火，烧灼每一个人的心。随后他见到他的“父母”：披头散发被绑缚在柱子后，看不清表情。旁边则是两把枪顶着他们的头颅。

冷寒铁就像一条受伤的狼一般，凄厉地叫唤了起来。声音里有悲，有愤，亦有喜。声音高亢，响遏行云，撕裂每个人的耳膜。紧接着，一道银光从他的袖中飞出，卷住抵在他“父母亲”头颅上的枪支。握枪的两名军警也算是百里挑一的人物，然而却被这一股大力所拖拽，手枪脱手飞出。冷寒铁随即长啸一声，扑身而上，准备救出自己的“父母亲”。

“住手！”一声暴喝响起。

冷寒铁定睛看去，却见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背着手走出。他正是县长陈道余。说起来，这陈道余也算个人物。他将手一挥，后面的军警抬出一挺机关枪，对准冷寒铁和他的“父母亲”。陈道余淡淡地说：“就算你能够救你的家人，也不可能带着他们一起逃出这座大院。投降吧！”

冷寒铁怔怔地注视着身后黑洞洞的枪口，又看了下眼前的“父母亲”，有血自他的眼角渐渐渗出——只有无尽的悲伤才可能现此血泪。他“扑通”一声跪下，对着“父母亲”长拜了三下，随即伏在地上，一动不动。

陈道余见状，连忙一挥手，顿时有军警拿了铁链上去，将冷寒铁五花大绑起来。陈道余再一挥手，有军警将冷寒铁“父母亲”身上的绳索解开，护送他们出了院子。自始至终，冷寒铁都没有半点挣扎和反抗，也没有抬头看一眼他的“父母”，仿佛已经伤心到绝望。

陈道余抓住冷寒铁，并没有将他按律处决，而是悄悄地将他押送到“西北王”李宗南那里。从此这个孤僻凶狠的少年从世人的眼中消失。他经过特别的训练后，进入最隐秘的军队系统，执行最隐秘的任务。

然而十年前，在奉命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之后，他再度消失。当局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发疯，调动一切人力来查找他的下落，然而大海捞针般地全国搜寻了半年却毫无音信，包括冷寒铁执行任务时所带去的四名部下也全都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当局领导人在痛心之余，渐渐死心，将冷寒铁拉入死亡名单。

在冷寒铁“消失”三个月后，中国西南的一个小县城来了一个流浪汉。说是流浪汉，是因为他须发乱成一团，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而且沾满了草汁果渍，眉目间没有半点生气，就像是跋涉了千万里的路前来投亲却发现亲人已经绝户一般。如果说他与其他流浪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从来不向人乞食，也不拾食垃圾。他只是行尸走肉般地在县城里四处游荡，渴了找井舀口水喝，饿了就找些野果，偶尔也会去别人田间采摘一些蔬菜或者是抓取人家的鸡，都是生吃。若刚好被主人撞见，免不了挨一顿臭骂乃至棍打。他也从不反抗，最多只是伸手遮挡一下。

铁打的身子，也禁不起这样的风餐露宿，饮血茹毛。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发起高烧，像一堆垃圾蜷缩在街头的角落里。过往的人群都拿厌弃的目光看着他，仿佛他就是一根腐烂发臭的木头。后来，一位卖豆腐的老人路过，见他一副可怜样，忍不住叹了口气，将他扶起，喂了他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一碗豆腐脑救了一条人命。流浪汉混浊已久的眼睛中，第一次透出了一丝光亮。这份光亮感染了老人。“罢罢罢，送佛送西天，救人救到底。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家吧！”

从此流浪汉就跟随老人一起生活。老人本名刘大屋，因以卖豆腐为生，别人就叫他“刘豆腐”。他中年丧妻，留下一女刘秀梅，生来就是哑巴，虽然长相也不错，勤快贤惠，但因这一缺陷，加上家境贫寒，年过二十仍未出嫁。

在哑女的细心照顾下，流浪汉很快就康复过来，开始帮着这个家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刘豆腐救他一开始不过是因为动了恻隐之心，但很快他就发现，流浪汉是一个绝佳的劳动力。平日里做豆腐，需要推磨，他和哑女往往合力辛苦半宿，还磨不了五十斤黄豆。而流浪汉一个人就将磨盘推得跟风转一般，不消一个时辰就磨好了七八十斤黄豆，然后白天里他就跟在刘豆腐后面挑着做好的豆腐走街串巷地卖，卖完了再回家。

不过流浪汉有个缺点，那就是几乎不开口说话。无论刘豆腐怎么旁敲侧击他的过去，他都闭口不言。整日里他只是像头老黄牛一般地跟着刘豆腐一起做豆腐、卖豆腐以及收购黄豆，没提过工钱，也不讲究吃与穿。邻里不觉都暗暗羡慕刘豆腐，夸他善有善报，捡了个好劳力。

看着流浪汉用朴实与勤快撑起了这个家，刘豆腐打心眼儿里喜欢上他，开始琢磨寻思，是否可以将他与哑女撮合在一起。哑女虽然口不能言，但心头却亮堂着，看流浪汉长得熊腰虎背，孔武有力，而且终日里沉默寡言，与自己天生的一对，也不觉暗暗欢喜。

可惜流浪汉似乎对刘豆腐和哑女的心思视而不见，他更多是沉浸在

自我的世界里，时常孤独地坐在门口，望着天边的白云发呆，眼神中有痛苦，也有迷惘，甚至有冷酷。那时候刘豆腐和哑女便会觉得他有点陌生，隐约地感觉到他与自己的世界不同。

如果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也许流浪汉身上的棱角就会被渐渐磨平，萦绕在他身上的重重谜团也就埋葬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他将会顺从刘豆腐的意愿，与哑女成亲，每日里做豆腐、磨豆腐，再生一堆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之后再教他们做豆腐、磨豆腐，如此了却余生。

然而有些人就像是凤凰，注定无法平静度日，而要在烈火中完成自己的涅槃。这天流浪汉与刘豆腐卖完豆腐回家，刚走到巷子口，刘豆腐就被邻居急急拉住：“刘豆腐，你家哑女出事了，快回去看看！”

刘豆腐一听，立即跌跌撞撞地往家里赶去。流浪汉挑着担子，大步流星地抢先一步到家。一到家门口，却见房门紧闭，门口守着两条满脸横肉的壮汉，腰间还别着枪。街坊邻居见到这等架势，都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暗叹刘豆腐命里注定有这一劫，好日子刚开始，却飞来这等横祸。

壮汉见到流浪汉，伸手将他拦下，傲慢地说：“我们家少爷在里面办事，闲人不得入内。”说完，又拍了拍腰间挎着的枪，“如果识相的话，就滚得远一些，小心性命！”

刘豆腐赶到，见到这等架势，心中顿时一凉：“这……两位大爷，你家少爷在我家里做什么呢？”

壮汉哈哈大笑道：“那个哑巴是你女儿？那恭喜你了！我家少爷看上她了，正在为她上课，讲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

“上课，上劳什子课……”刘豆腐自然明白壮汉的意思，心里一急，也顾不上什么，径自就往里闯。

“老东西，你要找死吗？”壮汉大喝道。其中一个伸手就要去推刘豆腐，未等出手，只觉脖颈处一阵剧痛传来，眼前一黑，整个人昏倒在地。另外一个壮汉见状大惊，下意识地要去掏枪，然而已经迟了半拍，一把扁担直接敲在他的脑门上，将他打得一个踉跄，软绵绵地躺了下来。

流浪汉一脚踹开门，只见一油头粉面、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提着裤子，嘴边尚挂着一丝淫邪的笑容从哑女的房间里走出来。房内，哑女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死了一般地动也不动，似乎已被年轻人打昏过去。

年轻人见到流浪汉和刘豆腐，先是一怔，随即流露出一不屑的表情：“你俩谁呀，没看到大爷正在办好事吗？哦，难不成你们也想沾点光？好啊，反正大爷也爽过了，你们想上就随便上。”说完还咂一咂嘴，“这哑巴还是黄花闺女呢，刚被大爷破了处，便宜你们了。”

刘豆腐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五雷轰顶，老泪纵横：“你个畜生，我……我跟你拼了……”说完朝着年轻人撞去。

年轻人闪身躲过：“你个糟老头，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省政府张主席的侄子张群宾！不要给你脸不要脸。你要是惹我翻脸，不要说你女儿，我连你全家一起杀！”

“省政府张主席的侄子”，这几个字如同一连串的子弹，瞬间穿透了刘豆腐的心脏。他的身体颤抖了两下，身体就如同霜打过的芦苇，变得脆弱、空洞。他如行尸走肉般走进房里，替哑女盖好被子，随即佝偻下腰，“扑通”一声跪在床前，像个孩子一般哭泣起来。

张群宾看到刘豆腐被自己的名头镇住，洋洋得意地提着裤子准备出门去，却发现眼前那个沉默的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手上已经多了一把刀——那是用来切豆腐用的钝刀。

“你要做什么呢？”张群宾惊声叫了起来，随即声音又更加尖锐地叫唤道：“孟牛，易利，你妈的两头猪，你们哪里去了？”

流浪汉一脚踹在张群宾的肚子上。他登时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疼得发不出一点声音，额角渗出黄豆大的汗珠。

流浪汉踩住张群宾的两条腿，手中的刀一挑，已将他的裤子划破，随即寒光一闪，年轻人憋在肚子里的惨叫声顿时被释放了起来：“啊……”他低头一看，下体已经血淋淋的一片，顿时两眼翻白，不省人事。

刘豆腐听到惨叫声，看到眼前的情形，不觉呆住了，顿足道：“他

可是堂堂一省之长的侄儿，权贵之家，你怎可将人家给阉了呢？这下可好，闯下大祸了，该怎么办呢？唉，冤孽啊，冤孽……”一时间，刘豆腐万念俱灰，瘫坐在椅子上，目光没了半点精神。

流浪汉将张群宾被切下的那话儿丢入他的裤子中，包好，再拽着他的脖子，像提溜个破麻袋一般地拎到外面，扔在冰冷的巷子里，然后又回屋提了尿壶出来，将里面的尿浇在两名被打昏的保镖头上。

孟牛和易利两人一激灵，转醒过来，一眼看到少爷张群宾昏倒在地上，下体一片血肉模糊，顿时吓得灵魂出窍：“你……你……你好大的胆，敢伤害省主席的侄儿，你就等着受死吧！”说完，两人慌乱地抬起张群宾，往省政府跑去。

乡亲们全都炸开了锅，一个个惊疑地看着刘豆腐家，然后又悄悄地缩头进了屋。他们都是安分的小百姓，信奉的是“民不与官斗”，寻常里见到官员都是绕着走。在他们的概念里，省政府主席几乎就相当于“土皇帝”，而伤害了省政府主席的侄儿，那等于是捅破了天的大祸，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刘豆腐一家人的下场，怕牵连到自己，于是一个个在心里叹息着，但也只能是叹息着。面对冷森森的枪弹，平头百姓只有悲愤的分儿，根本无力抗争。

刘豆腐的心中亦是一样的苍凉、悲哀。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飞来横祸，是他命中的劫。他不会去想这个灾难乃是张群宾一手所造成，要去对他申讨，或者说流浪汉将他阉割乃是对他应有的惩罚，他只是痛心哑女的苦难，又为流浪汉的鲁莽举动感到忧心忡忡。他只觉得天塌了，巨大的重量全都压在他和家人的身上，令他们喘不过气来。

“你快逃吧，逃得越远越好。”他颤颤巍巍地从箱底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30块大洋，那是他所有的积蓄，本打算作为哑女的嫁妆，“你得罪了省主席，他们不会放过你。所以，唉……这些钱你收着吧，当路费。走了就不要回来。”

流浪汉默然，没有接刘豆腐的钱，也没有说话。他只是失神地望着

窗外仄窄的天空，仿佛那上面有个人在与他相对凝望着似的。

刘豆腐叹息了一声，将钱放在流浪汉的身边，随即又垂着泪回到哑女的房间，一点一点地替她擦拭脸上的泪痕和伤痕。他是如此专注与伤心，以至于没有听见流浪汉喃喃自语的一句话：“我以前杀过人的……”

天，很快就阴了下来。更阴更暗的，是人的心。

哑女醒了过来。她没有痛哭，也出不了声，只是躺在床上，偏着头，悻悻地望着被暮色渐渐包拢住的流浪汉，良久都不曾移开目光。

流浪汉缓缓地转过头来，注视着她目光中的恹伤，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

一行泪终于自哑女的眼窝深处溢出，湿了枕头。

有喧哗声从小巷的尽头遥遥传来。流浪汉从锅里掏出一块煮熟了的豆腐，大口吃下，又喝了碗汤，随即像饭后散步一般，慢慢地踱出了房子。没有月光，没有灯光。他看起来是那么孤独，连个影子的陪伴都没有。

哑女忽然泪如雨下，一串一串的，像断线了的珍珠。她飞快地穿好衣服，跑了出去，倚在门口，痴痴地望着流浪汉的身影与一大群军警的身影渐渐地融合在一起。

“就是他！就是他打伤了少爷！”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孟牛。他鼻青脸肿的，显然因为失职而被他的主人痛打了一顿。他大概是急于将功赎罪，不顾曾被流浪汉打晕过一次，手持一把大砍刀冲了上来。

“不要打死他。主席说了，要活的，他要亲自审问！”军警中有人叫喊道。

孟牛赤红着眼，不顾命令，手中的大刀劈头朝流浪汉砍去。忽然眼前一花，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整个身体已不由自主地飞起，重重地撞向身后如潮水般涌来的军警。

那些军警本来都抱着为主席立功的念头，想着一个卖豆腐的，即便练过两下子身手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们二十多名受过训练的军警来抓捕他一个人，还不是手到擒来？然而他们连对方的颜面都没有看清，

就被孟牛的身躯撞倒，随即脸上、心窝如同挨了一记铁锤，疼痛汹涌而来，只剩下躺在地上铁青着脸大口喘气的分儿。

刘豆腐和哑女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情景。二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军警，竟然抵不过流浪汉的赤手空拳，只在这么一瞬间，全都倒地不起。

“你究竟是谁？”刘豆腐战战兢兢地问流浪汉，“你是人还是鬼？”

流浪汉依然不语。哑女望着他，眼神复杂，既有感激，也有羞愧，最深的却还是痛苦。眼见这一战，流浪汉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越发高大，然而她自己却遭受花花公子张群宾的凌辱，清白身子就此断送，与他之间的距离拉扯得更开了。

命运多舛，约莫如是。曾经近二十年的光阴中，她一直活在自卑、自闭的世界里，是流浪汉的到来，点燃了她生命的光亮，让她看到幸福的蒲公英在不远处悠悠飘荡。然而就在她即将靠近它时，却突然来了这么一场狂风，不仅将蒲公英吹远了，更将其撕成了零碎。

刘豆腐沉沉叹息了一声，道：“不管你是谁，你对我们刘家，有恩。我刘豆腐在此叩谢你的大恩大德。但我还是那句话，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再回来。我知道你有一身好武艺，但双手难敌四拳。他们有权有势，人又多，最重要的是手上有枪。这次你能够打赢他们，但下次……唉，所以你拿上钱，走吧！”

流浪汉伸手扶住刘豆腐的叩拜。刘豆腐挣扎了两下，却发现对方如同一块钢铁般，牢牢地将自己的身体托住，知道拗不过他，遂放弃叩拜，但口中依然坚持道：“你快走吧！你若念我们相处数月的情谊，就将哑女也一并带走。我也知道，哑女现在这样子配不上你，只求你能够将她当作妹妹看待，哪怕当个丫头使唤都可以。”

流浪汉突然哑声道：“省政府在哪儿？”

刘豆腐怔了下，随即惊道：“你要去省政府做什么？”

流浪汉面无表情地回答：“讨个公道。”

刘豆腐看着流浪汉，惊慌道：“你去了有什么用？不等你见着省主席，

他们就会将你抓起来。”

“我自育办法。”

刘豆腐眼中的惊疑越来越重：“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流浪汉的脸上第一次现出一丝痛苦的表情：“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但我刚才看着那些人感觉有点熟悉。”

“你是他们的人？”刘豆腐倒吸了一口气，“那你怎么还将他们都打倒在地？”

“因为他们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只是陌生人。”流浪汉斟酌着字眼，“我也只是感到熟悉而已，未必代表我就是他们的人，也许我是他们的敌人。”

“你不记得过去的事了？”刘豆腐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谁能让你这样？”

“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只想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掉。你告诉我，省政府在哪儿？”

“好吧，我告诉你。省城离这里还有二三百里地，但省政府具体在省城哪里我就知道了。”

“二三百里地？”流浪汉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那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快到这里？”

二三百里就算是开车，往返至少也要五六个小时，而孟牛等人去而复返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而已。

“这……”刘豆腐亦不得其解。

流浪汉没有再多问话，提了桶水走出去。

巷子的地上，仍然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名昏迷的军警，包括孟牛。那些断手断脚的，只要能够爬动，都挣扎着跑了，谁都不敢再多留在这魔鬼之地片刻。只有那些被踢中脑袋的人，一时半晌尚无法醒来，也无人分身来照顾他们。

流浪汉将一桶水都泼到孟牛的头上。他抖了一下，缓过气来，一眼看到流浪汉的脸，顿时如同见到阎王般尖叫了一声，随即俯下身来，磕

头如捣蒜：“好汉饶命、饶命啊！小的上有八十岁高堂，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儿，他们都指着我一个人养活他们。好汉，爷爷，求求你不要杀我，杀了我，我们一家人就都没活路……”

流浪汉冷漠地看着他，声音里仿佛带着冰碴儿：“谁派你们来的？”

孟牛察言观色，眼见有一丝活命的机会，急忙道：“是县长大人，呀呸，是县里的那班混球。他看到陈公子……那个……被你教训成那样，害怕陈公子那当省政府副主席的叔父怪罪下来，所以就让我们前来捉拿……哎呀，好汉，完全是他们逼着我带他们过来。你看，我不愿意，他们就将我打成了这副模样。好汉，爷爷，这事真的跟我无关哪！”

原来这张群宾是省政府副主席张习熙的侄子，平日里仗着叔父的权势，游手好闲，为非作歹。是日觉得无聊，就带领了亲信孟牛和易利，到这僻远小县城来游山玩水，刚好碰到上街买菜的哑女。张群宾见哑女有几分姿色，起了歹念，上前调戏。哑女吓得慌忙往家里跑，不想她的反应倒激起张群宾的欲火，一路追随过来，直至将她堵在家里，强行奸污。待刘豆腐和流浪汉归来，愤而将他阉割之后，孟牛和易利将他抬到县府。县长见状大惊失色：省政府副主席的侄子在他的地盘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恐怕自己头顶上的乌纱帽难保。为亡羊补牢，他急急调集二十四名精锐军警，同孟牛和易利前来捉拿凶手。而孟牛和易利身上的伤痕，实则是两人出演的苦肉计。他们生怕主子醒来后责难他们护卫不力，于是就“互殴”了一场，制造浴血护主的假象。

“带我一起去找你们县长。”流浪汉一把将孟牛拎起。孟牛人高马大，足有200斤重，然而流浪汉拎在手中却恍若无物。

孟牛再不敢反抗，任由流浪汉拽着自己往前走。

孟牛他们此前乃是坐了一辆卡车过来，由于巷子逼仄深长，无法进入，卡车便停在街口，离巷子约有半里远。那些军警一个个被流浪汉打伤，行动多有不便，以至于流浪汉拎着孟牛走出巷口时，他们有的还未上车。

见到流浪汉，他们顿时如同小鬼见了阎王一般，神色陡变，有的甚

至不由自主地打起哆嗦来。少部分胆大者举起枪，对准流浪汉，但却被他的气势所慑，手指上仿佛压有千斤重石，怎么都扣不下来。

战争年代的军警，不少都是从前方战场上退下来的，对流浪汉的气场十分熟悉。那是视人命为草芥的盖世英雄或者杀人如麻的乱世枭雄才可能拥有的。

在众军警的目光及枪口的注视下，流浪汉拎着孟牛，轻轻一跃上了卡车，然后将孟牛放在车厢里，自己则合目养起神来，仿佛包围在自己身边的军警，不是虎视眈眈的狼群，而是忠诚的牧羊犬。

看似动个手指头就可以将眼前的男人送上西天，然而却没有一个军警这么做。大家艰难地爬上车，尽量让自己的身体与流浪汉拉开距离，仿佛他周身都散布着刀锋，稍微靠近就可能毙命似的。

就这样，流浪汉与军警们一起以一种古怪的状态奔向县府。

县府里，县长曹知章早已得到风声，调集全县所有的军警，约有五百人左右，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将整个县府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等待着流浪汉自投罗网。

卡车在县府门口缓缓停下。汽灯将整个县府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哗啦”一声响，县府外的近百名士兵同时举起了枪。

“别开枪，千万别开枪，是我们！”卡车上受伤的军警慌张地叫嚷，生怕擦枪走火，自己莫名成为枪下亡魂。

流浪汉依然闭着眼，动也不动。

军警们战战兢兢地下了车，见流浪汉依然没有任何行动，便不顾身上的伤痛，拼命地往县府里跑去。他们跑得如此仓促，以至于许多人连枪都落在了车上。

所有的士兵都端着枪，眼皮都不眨一下，只待众军警进入安全范围，就准备开枪，将整辆卡车射成蜂窝，到时就算流浪汉有三头六臂，也难活命！

就在军警们快靠近县府大门时，卡车里突然间发出一声巨响。士兵

们受到惊吓，不约而同地开枪。就算流浪汉躲在后车厢里，一时之间子弹无法穿透车头铁架的防护，但随着士兵的步步逼近，他也插翅难飞。

忽然之间，一阵卡车的轰鸣声响起。士兵们惊恐地发现，无人驾驶的卡车竟然重新启动，径自朝着县府大门冲去。

士兵们一阵喧哗呐喊。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住，但在长官的指挥下，他们仍然有序地朝着卡车方向包围过去。然而随着距离的拉近，众人的心越来越凉。只见驾驶室里空无一人，而后车厢里也空荡荡的，失去了流浪汉的踪迹。

“有鬼呀！”胆小的士兵不禁惊呼起来。有些士兵虽然不信邪，一时却也都找不到流浪汉的影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卡车脱缰野马一般狠狠冲开县府大门，撞到县府大院的假山上，将假山撞崩了一个角，再斜斜地朝着厢房撞去。

院子里，被十余名亲信围拢保护在当中的曹知章县长声嘶力竭地叫道：“快，快给我止住那卡车，别让它撞坏房子！”

士兵们一窝蜂般地涌向卡车，有眼尖手快者攀住驾驶室的门，爬了进去，却见一把长枪别在卡车的油门上，而驾驶室与后车厢之间的甲板破了一个洞。驾驶室的地面上，散落着一块碎裂的钢板，钢板上依稀可以看到拳头的形状。

那士兵用力将别住油门的长枪挑开，一脚将刹车踩到底。一阵尖锐的声音响起，卡车在距离厢房一米处停住。士兵们如潮水一般涌来，将卡车重重围住。

“他还在车上！”将卡车刹住的士兵高声叫起来。

众士兵们闻言一个个拉动枪栓，步步逼近。

然而警告已经太迟了。就在卡车停住的一刹那，从车底下钻出一道人影，就地一滚，滚出卡车，随即脚尖一点，像一只大蝙蝠一般地斜掠过夜色，朝着曹知章扑去。

“他在那里！”负责保护曹知章的亲信大叫起来，有人将枪对准了流

浪汉，然而没等他扣动扳机，只听得一阵爆响，手掌处传来一阵剧疼，仿佛整个手掌都断了一般。紧握的短枪跌落在地，枪膛就像一只剥开了皮的香蕉，炸裂了——流浪汉竟然在飞奔时，一枪打爆了亲信短枪的枪膛！

这份准头，惊世骇俗！所有的亲信不觉呼吸一紧，手底下亦迟疑起来。眨眼间，流浪汉已来到他们身旁，双手如闪电般探出。亲信们只觉得眼前一花，还来不及做出反应，手中的短枪已经全部被夺走，远远地抛出。紧接着，一股大力传来，他们的身体顿时如腾云驾雾般飞起，重重地摔倒在地。

等他们爬起来时，见到一把短枪正顶在县长曹知章的额头上。站在曹知章旁边的是一个披头散发、胡须满面的男子。而曹知章脸色发青，两股战战，显然心中又惊又恼：惊的是流浪汉这般出神入化的身手，恼的是上百个手下都是饭桶，竟然任由对方如入无人之境，将自己擒住。

“你想做什么？”曹知章强作镇定。

流浪汉淡淡地说：“带上那个废人，跟我去见你们的主席。”

曹知章咬了咬牙：“原来你知道你打伤的是谁啊，那你还敢去送死？”

“我的生死，由不得你们来说了算。”流浪汉道，“天有天道，国有国法。他奸污民女，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的主席可以明白这一点。”

曹知章在心底冷哼了一声，不过小命攥在别人手中，他可不敢造次：“有些事，我说了不算，我只能按我的职责来办事。你要是真想洗清自己的罪名，也只能跟省政府主席谈。如果他认可你的话，我自然毫无话说。”

“那行。你带路吧！”流浪汉推搡了一把，像押囚犯一般押着他走向县府大门口，“调一辆卡车过来，再将那废人抬出来。”

曹知章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照办。

约莫半个小时之后，一辆卡车停在了县府门口。车上放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张群宾。他就像只跌入锅中的大虾，身体微微蜷曲，在不停地破口大骂：“你老母个球，你们不给老子疗伤，将老子抬到这里来干什么？老子回头毙了你们！”旁边立着两名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生，